

39/10
✓

巴音郭楞 文史资料

6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目 录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尔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转载）

.....	包尔汉（1）
历史的见证.....	王德昌（8）
情满天山.....	刘丰乐（13）
肝胆篇.....	刘全印（24）
塞外羌笛谱新曲.....	农二师29团写作组（35）
留得真情遍梨乡.....	聂赐伯（41）
科技兴农二三事.....	惠仁发（44）
木沙商总.....	阿布拉·萨依提 巴吾东琼（47）
晚秋红叶色更浓.....	杨德光（49）
魂系荒漠.....	李双成（56）
悠悠寸草心，忽忽岁云暮.....	李少志（61）
大漠赤子.....	徐志新（72）
解放初期轮台县建政工作队工作纪实.....	张振育（79）
尤鲁都斯县并入和靖县经过的纪实.....	高永利（88）
大漠囚道.....	李双成（93）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孙红卫（95）
土尔扈特部落的活佛——官明江巴曲日木	甘见·列格西提（99）
南路旧土尔扈特的蒙旗组织.....	胡邦铸（105）
乌什塔拉玉石的由来.....	闻 晦（111）
博斯腾湖的今昔.....	钟 鹤（118）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 在新疆的兴灭

包尔汉

泛伊斯兰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宗教主义，它是19世纪后期由资产阶级宗教界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在土耳其苏丹兼宗教领袖哈里法领导下，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大国。从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都企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来扩大他们的殖民地。当时英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印度的一个宗教领袖阿格汗，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把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法国在北非洲的殖民地，都纳入自己的殖民地范围内。德帝国主义则企图通过土耳其，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扩张，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泛土耳其主义产生的简单过程

泛土耳其主义是20世纪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创造的。它的目的是把所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土耳其国家。泛土耳其主义者宣称：祖国不是土耳其，对土耳其人来说，土耳其斯坦也不是祖国，祖国就是广大的统一的吐兰（Turan），即中亚细亚到土耳其的广大地区的总称。当时中亚细亚沙皇统治区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也都宣传这个思想。1917年至1918年，德帝国

主义也企图利用泛土耳其主义经过黑海南部的土耳其再向东南部发展，侵占印度，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势力削弱，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英帝国主义乘机利用泛土耳其主义去侵占中亚细亚地区，它通过投靠英国的前土耳其国防部长安瓦尔帕夏组织并武装了20000多人的军队，在中亚细亚进行反苏战争，直到1926年苏联才把他们消灭。但泛土耳其主义思想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下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期间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 主义的各种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土耳其、德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都企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扩大其殖民地范围。当时，土耳其向新疆派来了大量的教师和宗教界人士，他们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据我所知，莎车的工业公司里有一名叫阿库布伯克的所谓专家，于1916年开办了一个学校，专门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在喀什的包定巴依（富商），从土耳其聘请了一个名叫艾买提·卡马尔的教师，在阿图什盖了一所学校，专门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买提·卡马尔被捕起来，在乌鲁木齐关押了两年，于1919年经上海把它送回本国，可是他在喀什秘密组织起来的泛土耳其主义组织却仍然存在。

1910年至1911年间，新疆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也派了不少学生到土耳其学习。据我所知，从伊犁去的有麦斯武德·莎布里（1947年任新疆省主席）、阿布都热哈满·夏地、莎比提·塔勒哈提；从喀什去的有阿布都哈德尔·沙马尼等。他们在土耳其都参加了泛土耳其主义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都回到新疆，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德国争夺殖民地卖

力。他们说，德国皇帝威廉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保护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是帮助土耳其解放所有穆斯林的。当时新疆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人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在这个时候，德国驻阿富汗的代表冯·赫尼德克也到喀什来做了一番宣传。麦斯武德在土耳其是学医的，回新疆以后在伊犁开设了一所医院，利用替人看病的机会宣传泛土耳其主义。他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几个土耳其人，这几个人在伊犁开办了学校，提了一个口号：“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向孩子们灌输泛土耳其主义思想。

当时，新疆的学校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叫乌苏勒·卡德木，这是宗教学校，专门教学生伊斯兰教经典，如怎样做礼拜等等；一种是新式的，叫乌苏勒·加德，它除了宗教课以外还教数学、地理、历史、化学等。泛伊斯兰主义者主要是利用旧式学校，而泛土耳其主义者的主要阵地则在新式学校。宗教界阿訇们常到新式学校来检查。过去新疆所有学校都教唱土耳其歌曲。

英帝国主义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进入印度，企图在新疆组织一个缓冲国，也利用起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它通过土耳其派了一个叫沙米大毛拉（阿拉伯人）的入，到新疆各地区秘密组织伊斯兰教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有3000多人，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后来沙米大毛拉被新疆都督杨增新押了起来，驱逐出境，但沙米大毛拉所散布的言论还危害着新疆。沙的一个学生叫克里木汗·艾沙扎达，在新疆1932至1933年的叛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泛伊斯兰主义者伊敏·布格拉，1932年在和田叛乱中组织了一个伊斯兰教王国，他自称和田王，把自己宣布为艾米尔（国王）一世。1931年，和加尼牙孜领导的反对哈密王爷和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暴动一天天扩大。1933年，南疆也发动了农民暴动。这时，英帝国主义鼓动喀什的沙比提大毛拉组织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把和加尼牙孜

推选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己当国务总理。他们还通过英帝国主义，聘请以马赫木提那得木为首的几个土耳其人当军事教练官，并接受英帝国主义的武装。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也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企图在新疆组织一个所谓“回教国”，与英帝国主义争夺新疆。日本培养的军官马仲英，于1932年带军队进入新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让前土耳其皇帝的弟弟阿布都·穆哈伊提阿比提当国王，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沙比提大毛拉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相对抗，以争夺新疆地区。由于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上了台，盛又带上了伪装进步的假面具，骗得新疆进步力量的拥护和苏联的帮助，击溃了马仲英部队。马仲英部队在败退南疆的过程中，摧毁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马虎山率马仲英的残部退往和田，伊敏·布格拉的伪伊斯兰教王国也瓦解了。盛政府部队进入喀什以后，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说降了和加尼牙孜。随着新疆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新疆组织“回教国”的阴谋，也就被粉碎了。

盛世才上台以后，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又隔得太远，只好伪装进步，投靠苏联。1942年，盛世才摘掉了“进步”的假面具，把中国共产党派到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150多人全部关押起来，随后，又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和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4年，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去当农林部部长，派吴忠信到新疆当省主席。这样，新疆就完全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了。

从此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起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来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动派让青海的马步芳派马呈祥军长的回族骑兵进入迪化和新疆各地，并把1933年背叛祖国逃到外国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土耳其主义者们都收拢回来，加以利用。如让麦斯武德和艾沙伯克经过印度来到重庆，给了麦斯

武德一个国府委员的职务；伊敏·布格拉逃到印度、阿富汗住了十年，到重庆后也当了检查委员会委员；另外还有阿布都哈德尔·沙马尼等也都作了安排。本来蒋介石对麦斯武德、伊敏·布格拉、艾沙伯克等人是不太相信的，后来经过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介绍，蒋介石才知道他们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的。因此不仅在重庆给他们官做，还把他們派回了新疆。这帮人回到新疆以后，和英美帝国主义驻乌鲁木齐的领事经常联系，听取他們的指挥，进行反动活动。

他們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1946年，麦斯武德到伊犁组织了一个所谓学术协会，通过学术协会进行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宣传。

二、美帝国主义驻乌鲁木齐的领事派克斯顿也到伊犁去了一次，他把伊犁的白俄组织起来帮助土匪乌斯满。

三、在乌鲁木齐的反动宗教人士中组织了一个保卫伊斯兰教协会，并在新疆各地组织了分会，进行反动的宣传活动。

四、恢复了为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宣传的“阿勒泰”出版社。

五、以麦斯武德为首组织了一个“得尔涅克”协会，他们每个礼拜都要组织文艺活动等，借以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六、为了在青年中间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以艾沙伯克为首建立并控制了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

七、英美帝国主义者帮助曾在土耳其留过学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库尔班·库代出版《亚勒肯（火焰）报》，进行泛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和反苏、反共、反人民解放运动的宣传。

八、在以伊敏·布格拉和艾沙伯克为首出版的《伊里克（自由）报》上，突出地宣传：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信仰伊斯兰教，

我们的祖国和故乡是土耳其斯坦等等。他们企图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新疆建立“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九、在南京国民党特务的支持下，一些人组织了“天山”学会，出版反动的书籍，如麦斯武德所写的泛土耳其主义的纲领性小册子《土耳其拉尼（Turkurani）》一书，其意即：我们突厥人的口号^①。

十、在乌鲁木齐组织了一个专门进行分裂活动和反动宣传的“建设新疆会”。

十一、以艾沙伯克为首组织了“土耳其斯坦”歌舞团，说是为了发展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文艺，实际目的是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

十二、以麦斯武德为首组织起来的“语文改革会”，企图把新疆所有突厥语族的民族语言文字统一起来，他们宣传说，所有突厥语族的各民族都是一个民族。如1948年《新疆日报》第297期上刊载伊敏·布格拉的一篇文章说：“维吾尔族人民是突厥族的一个部族，土耳其人也是突厥民族中维吾尔族人的一个部族”。

十三、伊敏·布格拉和艾沙伯克开办了一个图书馆，从土耳其、埃及带来了大量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的书刊，用来毒害青年一代。

十四、向游牧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的人民进行反动宣传，组织各种各样的所谓协会，帮助土匪乌斯满从事反动活动。

十五、1949年在头屯河哈巴地区（即现在的八一钢铁厂地区），马呈祥和伊敏·布格拉、艾沙伯克组织了100多个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把他们派到新疆各地组建反动武装力量，反对人民解放运动。

十六、土匪乌斯满、贾尼木汗、色得克扎楞、乌拉孜拜的阴谋活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后，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得满和在伊犁的热合满夫、伊得立斯、马立克阿吉等又在一起进行活动，直

至被人民解放力量全部粉碎为止。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泛土耳其主义者都是为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英美帝国主义虽然直接指挥并给予这些反动组织、反动人物以很大的支持，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还是他们粉碎了。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肃清这些反动思想的流毒，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懈地努力。

①注：其口号的主要精神是：“对我们土耳其人来说，祖国不仅是土耳其、土耳其斯坦，而是伟大统一的地区‘吐兰’。吐是指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地方的联合。

（原载《包尔汉选集》 民族出版社 1989年）

历史的见证

王德昌

我们农二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六师，是一支以屯垦戍边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农垦部队。它担负着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的光荣任务。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现有耕地86万亩、林地15万亩、山区草场258万亩、养鱼水面7.5万亩，拥有农牧团场16个、工交建运矿厂企业14个，已发展成为一个以农为主、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工商建运服务门类齐全的大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2年来，农二师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8700.7万公斤增至1989年的12468.1万公斤，增产43%；皮棉总产由1978年的212.5万公斤增至1989年的1515.4万公斤，增产6.13倍；12年来共产粮食130万吨、皮棉10.6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8926.2万元增至1989年的42136.73万元，增长3.72倍；财务从1978年亏损9.5万元后¹⁹⁸¹起为逐年增加盈利，1989年增至3307万元。

上述成绩是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是农垦战士发扬南泥湾精神艰苦奋斗而得来的。也是同巴州党委、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分不开的。

（一）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

令人难忘的是进疆初期的情景。当部队奉命进驻荒原，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我们正处于“人无粮、马无草、缺工具、无房

屋”的困境，是焉耆和库尔勒专区的各族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帮助部队克服了困难。乡亲们看到子弟兵在外餐风露宿，一个个都感到心疼，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队伍，主动让出数百间暖和的房子给开荒的战士宿营。各地群众自愿组成随军服务的大车队，象当年老区乡亲们支前一样，往返一百多里，夜以继日地给部队送粮运草和拉运木料，帮助战士们建造营房。为使部队尽快投入生产，各地的乡亲们将祖辈耕种过的熟地23833亩借给部队耕种；地方政府还发动群众慷慨地借给和征购10万斤粮食作部队的口粮和种子，使我们渡过了艰苦的垦荒岁月。乡亲们还将自己的耕畜和农具送到地上，手把手地教会战士如何泡碱、撒种，使部队在重盐碱地上夺得好收成，使生产作到自给自足。

1951年初，我师骑兵团奉命配合甘、青两省剿匪部队会剿残匪时，又是少数民族兄弟冒着生命危险给部队作向导，箪食壶浆、运粮送水，慰劳部队，使部队得以顺利通过瀚海沙漠，追剿盘踞于尕斯湖、铁木里克、台吉乃尔地区的胡赛因、哈里拜克叛匪。

为了让十八团渠照直走，当渠道要通过维吾尔族坟园时，是当地有威望的阿訇主动出面说服群众，忍痛割爱，将祖辈通骨迁往他处。每当我们在各地修建大渠遇到困难时，总是当地党政干部说服群众，给予大力支援；各地民族兄弟还纷纷把茶饭送到战士手中，使战士们倍感温暖、亲切，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修建通往塔里木的孔雀河大桥时，尉犁县人民帮助我们跳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那时，河水湍急，河床沙层又深，要架设长100米、宽5米的桥梁，需要打26排长3米的桩架。柳树空心，梧桐矮小，只有高大的白杨树才能应急。尉犁县委闻讯后，将县城内140棵高10余米的白杨树全部砍倒，送到大桥工地；深明大义的乡亲们也将自家门前的17棵钻天杨慷慨地献给修桥部队。这才使我们能在1956年4月1日前建成横跨

孔雀河的大桥，打开了通向塔里木的大门。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开发塔里木、创建新农场时，又是巴州党委和地方政府划给我们大量土地，送来1930张犁杖和其它农具。为了规划新农场，铁干里克的老乡们还离开自己祖祖辈辈耕种过的数以万亩计的沃土，搬到新区居住。还把熟地让给部队种菜，帮我们战胜初创阶段的困难。为了发展新垦区的牧业，各族人民还支援种畜2042头，支援玉米10余万公斤、饲草933.5万公斤。

最使塔里木垦区农垦战士铭记在心的是巴州给干旱的土地慷慨输水的义举。近几年来塔里木垦区严重缺水，有的团场几乎到了断水的边缘。又是巴州党委和政府采取北水南调的办法，使塔里木5个农场的庄稼如获甘露。更令人激动的是，位于塔河上游的塔里木乡的各族兄弟，一看到下游的团场地里庄稼苗发黄就说：“兵团农场庄稼受旱，完不成任务，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呀！”纷纷扎住自己放水的口子，让下游的地里喝个够。据统计，这些年来，各族人民先后给我师农场让水达4960万秒公升。有的还难以计算。

这一桩桩、一件件动人事迹，一笔笔惊人数字，无不凝聚着巴州党委和政府的心血以及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我们师之所以能扭亏为盈，生产蒸蒸日上，是与当地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分不开的。离开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援，我们将一事无成；没有各族人民的慷慨相助，就没有我们农二师的今天。

（二）农垦战士的奉献

支援是互相的。我们的战士从来就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40多年来，我们始终把自己置于当地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自觉尊重和服从各级党委和政府领

导，坚决执行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令，尊重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

早在解放初期，我师曾抽调干部战士266名组成6个工作队，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后又派出政治部主任欧阳焕生和十六团政治委员王振文等132名政工干部到焉耆、库尔勒两专区所属各县，配合地方党政干部开展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

在农村合作化期间，我师政治部（处）专设农业合作化技术指导小组，先后派出33名驻社干部，指导团场附近各民族社队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技术，使被帮助的重点社队的冬麦单产比当地互助组、单干户高出17—50%，玉米单产高出92.6—134%，棉花单产高出13%。这种由驻社干部作技术指导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68年。

在改革开放的10年间，我师先后派出科技干部233名分赴各县乡推广先进农业科技。从1987年到1989年的3年间，我师派出技术干部分赴轮台、尉犁、且末各县乡传授先进植棉技术，说服当地农民多种地膜棉，采取留单株、机械中耕、开沟灌溉等措施，使这些县地膜棉面积增加2.5—6倍，单产提高5—89.9%。3年间增产皮棉77.9万公斤，增加收入375.74万元，为自治区在南疆开展的科技服务活动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30团、31团、33团和且末支队派赴南三县的植棉技术小组分别获得自治区科技支农的一、二等奖。

在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共建两个文明的活动，我们同附近的县乡组成了142个对子，开展了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社会治安等多方面的共建活动。40多年来共为地方开荒、规划土地83569亩，脱粒1308.6万公斤，修机车3962台次，支援树苗362万株、良种700多万公斤、饲料206.8万公斤、化肥188.2万公斤，为驻地附近少数民族群众治病663680人次。为修建场乡之间的渠道、桥梁、道路投资超过30万元，支援各类物资

达900万元以上。

患难识真交。今年春天，当轮台县阳霞乡、铁热克巴扎乡由于去年遭受洪水暴雨的袭击和长期低温的影响而造成减产缺粮时，我师二十九团、三十团派车送去大米、白面3万斤，用于扶持两乡缺粮户；支援钱款3万元，用于发展两乡教育事业。

历史竟如此巧合！这件事几乎是在巴仁乡发生反革命事件的同时出现的。人们从截然不同的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而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的最大危险。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

在屯垦戍边的40多年中，军垦战士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在火热的生活中，锤炼出一种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共产主义精神，甘当各族人民的老黄牛，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和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我师先后评选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团级单位22个，连级单位55个，先进集体380个，先进个人2941名。

（三）历史的见证

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和军垦战士的奉献，促进了巴州三河流域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充分揭示出“两个离不开”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我师屯垦戍边的40年，是我师全体军垦战士同巴州各族人民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团结奋进的历史。

呈现在读者们面前的一些文章，是我师在近年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共建两个文明的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动人事迹和经验，用以表达我师在创建民族团结双模范活动中的心愿和意志。让这些文章成为“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生动教材。让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思想，象亚运圣火一样，一代代传下去，永远在人们心中燃烧。同时，也让它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怎样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的。

情满天山

农二师政委 刘丰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转业部队，近4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创业历程，在新疆这块广袤富饶的大地上深深扎下了根基。兵团创业发展的四十年历史，是军民并肩战斗，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历史，是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疆的历史。实践证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始终不渝地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为子孙万代造福，它以无数生动的事例雄辩地证明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兵团职工与新疆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兵团职工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既存在兄弟骨肉之爱，又饱含民族团结之情。

农二师作为兵团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沐浴在民族团结的深情海洋里，同样激起过欢乐的浪花，这里撷取的仅仅是无数浪花中的几小朵，留给读者细细品味。

将军开的这个头

1950年，人民解放军步兵六师十八团（现农二师二十九团）助驻库尔勒后，在新形势下，通过剿匪平叛、稳定社会秩序，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执行着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为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减轻各族人民负担，遵照中央指示，投入大生产运动，就地开荒，逐步实现从战斗到生产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变。在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将军的

亲自决策和倡导下，部队着手修建十八团大渠。从修渠一开始，将军就明确指示：在处理军民关系上一定要尊重群众的意见，坚决贯彻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修渠过程中，根据工程设计，渠道要通过一家维吾尔族农民的房屋和果园，为了协商搬迁问题，部队曾协同地方政府反复做了动员工作，答应给另盖房子，用最好的土地和他交换，但那位维吾尔族农民强调果园已经结果，坚持要用果园交换，否则不肯搬家。进疆初期，部队没有果园，无法交换，只好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大局为重，让渠道从老乡宅旁绕道而过。大渠修通后，果园得到灌溉之利，连年喜获丰收，当王震将军路过此地，随同部队领导前往果园探望时，那位维吾尔族农民眉开眼笑，捧出满盘的香梨、葡萄来款待亲人，连声赞颂：“萨拉姆，毛主席！热合买提，解放军！”

王震将军以他宽厚博大的胸怀，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每次他到库尔勒来，总要亲自去拜访宗教界人士塔伊尔大毛拉，十八团大渠渠线要经过老乡的坟地、房屋、土地，将军请大毛拉出面，配合地方政府共同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请阿訇念经迁坟，并给予经济补偿。这在当地群众和部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族人民总是把它放在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军队对比的高度来阐明它的深刻意义，要是在旧社会，谁要抵触军队，早就会挨枪托，甚至家破人亡；只有人民军队才会这样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而部队却从将军的风范得到深刻启示，更加自觉地维护群众利益，注重民族团结。

风雪天山骨肉情

美丽、富饶的乌拉尔牧场，水草丰茂，鲜花盛开。在各族牧民和兵团牧工的心头也开放着民族团结的友谊花朵。二十九团场畜牧连，便是这民族团结花丛中鲜艳夺目的一朵。

畜牧连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生产连队。320名农牧

职工包括维吾尔、汉、回、哈萨克四个民族，连队本身就是个民族大家庭。其中120名牧业工人，分布在天山山区各放牧点，与库尔勒市和焉耆回族自治县的八个乡两个牧场的各族牧民交叉放牧，友好相处，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

从进山的第一天开始，畜牧连党支部就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狠抓民族团结教育，号召干部职工为各族人民办好事。近年来，他们抽出人力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修筑简易公路15公里，解决了各族牧民运输难的问题。他们在山区办起固定诊所和巡回医疗点，为各族牧民治病13000余人次，抢救危重病号11人。同时，他们还在山区开设驻马店和招待室，为牧民转场提供方便。这个连长期看山的老牧工肖志德、庞树清还专门腾出两间房子，免费为各族牧民义务保管帐篷、炊具、粮食、畜产品、配种器材等各种物资。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发展牧业生产，他们的山区兽医站免费为牧民治疗牲畜34000余只（头），兽医马德荣仅1985年就义务为地方牧民治疗病羊7500多只、马56匹。他们与地方合修水库12座，修建药浴池1个，解决了牲畜饮水和防疫的困难。为了帮助地方牧民进行细毛羊改良，他们每年都义务为地方羊只人工配种1000余只。此外，每年还要支援地方牧民大量青干饲料、粮食、蔬菜、食盐，帮助驮运羊毛、打羊毛包，做到了有求必应。

1981年数九寒冬，霍拉山沟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积雪两尺多深。食品公司放牦牛的牧工阿西木陷入了困境，牦牛冻死9头，他的三个孩子，大的不到七，小的不满周岁，冻得全身发抖，快要昏迷过去，家中缺粮断柴，眼看逼上绝路。这时，畜牧连老牧工肖志德赶来了。他拉着牲口来回跑了一天，帮助阿西木驮行李、赶牲口，把他一家接到自己家中，长时间管吃管住，亲如家人。春节到了，阿西木拿出牛肉，老肖买来羊肉，维汉兄弟共庆佳节。阿西木高举酒杯哽咽地说：“阿达，是您救了